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貳輯 · 拾叁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清〕王夫之撰

四書訓義三十八卷

清光緒十三年潞河啖柘山房刻本

貳輯 · 拾叁冊目錄

四書訓義三十八卷 〔清〕王夫之撰

一

〔清〕王夫之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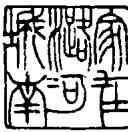
四書訓義三十八卷

清光緒十三年潞河啖柘山房刻本

四書訓義敘

三十八卷

續光廿有二季湘潭
王氏守遺經書屋刊
光緒十有三年潞河
啖柘山房精校重刊



本朝之逸民其爲學旁授遠紹浩瀚闊突取精百家折衷
一一是楚人士稱之曰周子以後一人而已天下學士宗之
曰孟子以後一人而已其不以泰山巖巖之氣象似之與
而命世亞聖之才亦庶幾有近之者與先生著述淵博諸
經稗疏已著錄 四庫湘鄉曾文正公既平粵寇庇局金
陵刊行船山遺書經史子集接輯畧備獨王氏守遺經書
屋所雕之四書訓義尙闕此書板燬兵火傳本無多學者
嘵焉閒與同志誦習慨焉有懷乃僭敘簡端曰於戲四書
者七十子之所傳蓋百王之準的六藝之繩尺漢唐以來
說者毋慮數十家惟朱子集注集諸儒之大成布列饗宮
未之或能易也嘗試論之集注發四子之微言大義并其
所以至此者而亦傳之使學者得入其門焉船山訓義發
紫陽之微言大義并其所以至此者而亦傳之使學者得
入其門焉自有講義以來未之或能先也至於考訂六書

四書訓義序

是正文字古義爛然復歸爾雅爲近世專家之學在先生

又屬緒餘先生四書稗疏讀四書大全說鈎沈砭謬正既

灌無灌地之禮明誅曰非哀死之辭剝切方正之分損益

三統之辨諒陰無信默之訓溝瀆卽句瀆之邱凡若此類

不可枚數近世通人不謀而合至於訓義專以集注爲宗

稗疏讀大全諸說半不羼入蓋其慎也若心所獨契確然

質百世而無疑者則亦不与集注苟同惟其深知孝賢是

以不阿所攷功臣諍友蓋兼之矣豈如妄庸鉅子變更故

訓專抵前哲之芻務成一家之言者乎其用心之公私大

小譬之黑白焉可誣也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往聖

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先生之志業卽朱子之志業而四

子之志業亦由是可鏗然而竭吾才苟非從事於博文約

禮與有聞焉固未易爲獵華吐實者言也人熙末學膚受

以蠡測海粗述梗概授之同學以爲世之君子亦將有不

釋於斯者也光緒強圉大淵獻孟陬元日後學瀏陽劉人

熙謹敘

四書訓義序

二

四書訓義目錄

一

四書訓義目錄

卷一 船山遺書一百一十
大學

卷二上 船山遺書一百十一
中庸一

卷二中 船山遺書一百十二
中庸二

卷二下 船山遺書一百十三
中庸三

卷三 船山遺書一百十四
論語一學而

卷四 船山遺書一百十五
論語二爲政

卷五 船山遺書一百十六
論語三八佾

卷六 船山遺書一百十七
論語四里仁

卷七 船山遺書一百十八
論語五公冶長

卷八 船山遺書一百十九
論語六離也

卷九 船山遺書一百二十

論語七述而

卷十 船山遺書一百二十一

論語八泰伯

卷十一 船山遺書一百二十二

論語九子罕

卷十二 船山遺書一百二十三

論語十鄉黨

卷十三 船山遺書一百二十四

論語十一先進

卷十四 船山遺書一百二十五

論語十二顏淵

四書訓義目錄

二

卷十五 船山遺書一百二十六

論語十三子路

卷十六 船山遺書一百二十七

論語十四憲問

卷十七 船山遺書一百二十八

論語十五衛靈公

卷十八 船山遺書一百二十九

論語十六季氏

卷十九 船山遺書一百三十

論語十七陽貨

卷二十 船山遺書一百三十一

論語十八微子

卷二十一 船山遺書一百三十二

論語十九子張

卷二十二 船山遺書一百三十三

論語二十堯曰

卷二十三 船山遺書一百三十四

孟子一梁惠王上

卷二十四 船山遺書一百三十五

孟子二梁惠王下

卷二十五 船山遺書一百三十六

孟子三公孫丑上

卷二十六 船山遺書一百三十七

孟子四公孫丑下

卷二十七 船山遺書一百三十八

孟子五滕文公上

卷二十八 船山遺書一百三十九

孟子六滕文公下

卷二十九 船山遺書一百四十

孟子七離婁上

卷三十 船山遺書一百四十一

孟子八離婁下

卷三十一 船山遺書一百四十二

孟子九萬章上

卷三十二 船山遺書一百四十三

孟子十萬章下

卷三十三 船山遺書一百四十四

孟子十一告子上

卷三十四 船山遺書一百四十五

孟子十二告子下

卷三十五 船山遺書一百四十六

孟子十三盡心上

卷三十六 船山遺書一百四十七

孟子十四盡心下

四書訓義目錄

四

四書訓義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淳樸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埽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者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頽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淳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

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眾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

四書訓義

大學章句序

二

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槩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畧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大學卷一 四書訓義一 舉山遺書

大學今讀如字 宋朱熹集註 明衛揚正夫之訓義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誤本作差第寫从竹俗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程子曰親當作本作止 程子曰親當作新明本作明德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膺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曠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

四書訓義卷一

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私當作私禾名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后與後同古通用後倣此 而其所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嚮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先末

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兩當作兩再也兩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脩當作修

脩歸

地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

四書訓義卷一

二

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脩當作修與同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亂當作亂不治也厚當作厚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兩當作兩

訓義古者大學之法所以立教者備矣而夫子取其旨趣而著明之使學者知所以入德也謂夫大學者所以教人修己治人而成大人之德業者也乃不得其要歸之所在則無以知其詳而有其要也不啻其次序之所循則無以知其博而該以約也故從其要歸而言之則不可不知其道之所在矣其以外觀於事物內盡其修能將以何爲也蓋以明明德也人之所得於天者德也

而其虛而無欲靈而通理有體而不昧者則明德也但

四書訓義卷一

三

形氣累之物欲蔽之而或致失其本明大學之道則所以復吾性具知之理以曉然於善而遠於惡而勿使有所累有所蔽也其以內求於吾身外盡乎物理將以何爲也蓋以新民也人之受吾治者民也而其望吾之恩待吾之教從吾之教尚者皆我所宜與以新之民也但治之失立教之無本則相習於染汚大學之道則所以推斯民觀化之原革其非心而生其善氣而教日隆治日美也乃其明德之學無一理之不求明無一念之不求審無一事之不求當其新民之學費之已者必備用其情者必正立之教者必順將以何爲也哉蓋以止於至善也蓋德之明民之新善也而德之明必全乎性之

善民之新必底於化之成明新合一而極乎內聖外王之理者則至善也苟限於小善遂於異教而致悖其全體大學之道則所以該吾善必盡之功全於在躬而偏於天下勿使有所限有所遠也知斯三者爲大學之綱領則凡從事於學者誠不容不勉盡其所爲者矣乃德之不容不明民之不容不新固學者之所必從事矣然當爲學之始方在未明而求明未能新而求所以新之時則抑且漸進而學之而何以必求夫至善而止焉將無示學者以所難也哉夫至善誠未易止也吾亦非謂學焉而卽能得所止也然而不可不知有至善而思止之也蓋始之所求者小成之美則終不知至善之當止而失苟能慮矣擇乎善而得其必至之理於己則至道備而至德凝然後可以得所止矣然則始之必欲知止者所以預正其得止之趨嚮而無本之學不全之理不足以惑之而後之能得者乃能得其所知之止焉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豈於方學之日早與以難幾之理而近而不相背者可知矣夫待我之修待我之治者皆物也而吾修之治之の方皆事也天下之物有其本則必生其末而凡其末皆依其本則所新者民也所以新民者吾之德也德明而後教之本立治之理得本末昭然矣凡人之事於其始必念其終及其終皆如其始則所止而終身無可成之德業矣今且使學者知明德新民之必止乎至善而後可謂之明可謂之新則所以內治其爲學之志者必無所旁分於一曲之理異端之教而志向定於明新之大者矣則知止而后有定也夫既定矣則當未有事之時堅守吾道而不旁分卽當有所感之際外誘相嘗而自不妄動則定而后能靜也夫既靜矣則事物不足以動我之情志而一於善之至卽或事物之危疑而自守其至善之止靜而后能安也夫惟不能安而外境之順逆衝之則意且以疑而昏苟能安矣無所處而不知至善之不可離則心志澄而條理出不能慮乎夫唯不能慮而善中之變化違之則理以未詳

四書訓義卷一

四

四書訓義卷一

五

學者德之無不明民之無不新也而所以能至於明新之極者知至善之必至於是而不可遷也知止而後規模以立學術以審終始相因矣夫未生於本則先立其本而後未可通焉始必念其終則先正其始而後可大其終焉學者先後之序可知矣其有能知所先後者乎不以明德之功爲約新民之功爲博而疑學問之不可以成事功不以能得之效有待知止之功已迫而疑小之可進而求大德則其於學也爲之有序而立之有基其於大學之道不致相遠而無難知難行矣夫既知大學之道之所在則規之也大而務之也專所謂詳而有要者要歸不迷矣而三者之事相因而成則其條目

之次序又有可言者大學之道以教天下之學者而古之人先已學焉而備其道矣古之人知明德爲新民之本則明明德而德自備及於天下天下皆有其明德而吾必以吾之明德明之也明德於天下而後善無不至焉古之人所立志以盡道誠有燃者顧天下大矣分之爲九州建之爲萬國使之嚮化維新而得其均平之理亦有道矣而王者畿內之千里則王者所自治也一國之財所以理卽天下之財所以理也一國之人所以用卽天下之人所以用也修君德以正一國之政惡天下無異道焉先治其國而後建諸侯一道同風之事可相因而行焉乃欲治其國而國之人安其政必先順其

教國大而未易教也則古之人以家爲國之本矣教立則一家之中親疏賢愚皆整齊以從吾之匡正而后教可達於國也則政亦可行於國也乃欲齊其家而家之人率其教必得其情家人各有其情而惟吾之情是視也則古之人以身爲家之本矣情正則吾身所行厚薄喜怒皆中節以盡道之當然而後情可安於家也則教亦可成於家也夫自天下而國自國而家自家而身其本末昭然唯先其本以治其末則本得而末自理此明德新民自然之先後而古人知之審矣若夫修身者修其言使無過言焉修其行使無過行焉修其動使無過動焉蓋齊之躬者備矣而古之欲修身者則以爲及其

發而制之有不勝制者矣吾立身之始有爲身之主者心也當物之未感身之未膚而執持吾志使一守其正而不隨情感以迷則所以修身之理立之有素矣乃心素定者也而心與物感之始念忽以興則意是也靜而不失其正動而或生其妄則妄之已成而心亦隨之以邪矣古之欲正其心者必先於動意有爲之幾皆誠於善而無一念之不善奪其本心焉乃意者忽發者也而意所未發之始幾可素審則知是已發而乍欲其善豫未有以知其不善則著之不明而意亦惑於所從出矣古之欲誠其意者必先於善惡可知之理力致其辨而無一理之不明引意以妄焉夫致知則意知所誠心知所正身知所修矣此大學始事之急圖也而古人之致知非虛守此靈明之體而求白也非一任吾聰明之發而自信也以爲凡吾之理皆一因乎萬物固然之理則物物有當燃之則凡天下之物接於吾身者皆可求其得失順逆之則以寓吾善惡邪正之幾故有象可見有形可據有原委始終之可攷無不盡吾心以求格則詩書禮樂之教人官物曲之事皆必督焉而大學之爲學於斯焉極矣此學之始事必於格物也詳畧大小精粗得失無不曲盡故足以爲身心意知之益而通乎天下國家之理始終之次序安可忽哉夫自身而心而意而知以極乎物莫不極致其功而知格物之爲大始則

詳於求格者知至善之必於此而備也於是而格之功已矣則物可得而格矣物之既格吾之所以處夫萬物者皆一因於理而如是則善不如是則不善知無不至矣知之既至吾之所以擇乎善惡者皆明辨其幾而無疑於善無疑於不善意無不誠矣意之既誠吾之所以動乎幾微者皆一如其志而純一於善不搖於不善心無不正矣心之既正吾之所以發爲行動言者皆根心以行而爲之有本持之有主身無不修矣夫自格物以至於修身內外交盡而初終一致非明德之至善者乎而必有其始乃有其終其先後不可誣矣由是其修身之功備而身無不修焉則致惡正而情通於家教乃可

四書訓義卷一

八

行而家齊矣齊家之道得而家無不齊焉則仁讓興而化行於國政乃可舉而國治矣治國之法立而國無不治則政教隆而理達於天下化乃可廣而天下平矣自家而國而天下爲之有本而推之自通明德廣孚而化

誠正之修得其理而順膺之其爲學之功有如此而以其要言之則格致誠正所以修身也齊治平則修身以齊之治之平之也是故自天子之元子以至於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其教同也其學同也則其本同也

修身而已矣蓋求詳於格致者知明新之理大無不備而小無可畧故求詳於始而以修身爲成德之終推及於天下者則本明德以新民之道化以之行而道以之無序而急求之天下國家則不修之身端尼萬民之上而徒施其政教其本禽矣乃欲末之治也否矣夫家較廣故急圖其本而惟修身爲力學之先藉其不畧本末也薄於其家而唯吾之致惡是殉焉乃欲施於國天下與我疏遠者而厚致其治教之宜則未之有也國與天下且不能不待於家而況身爲萬事之本乎則古人明德於天下其次序之必循有如此者故大學之教有

四書訓義卷一

九

要歸焉極乎詳而有要也有次序焉極乎博以反約也尚循此道以自勉乎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次序如左凡一千五百四十六字夏俗寫作更非考當接張本作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喫文理接續血脉貫通矣淺始終至爲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接張本作

紙熟當作觀

康誥曰克明德明本字从作明

康誥周書克能也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大讀如泰諟音與是同太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卽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帝典曰克明峻德峻書作俊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己德之意

訓義曾子釋聖經之意以爲經言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四書訓義卷一

十

夫學之始事審物理而不厭其博學之全功及天下而不吝其施則何以首言明德乎乃學至於聖人之學而無以加矣道至於帝王之道而抑無以加矣乃吾博攷之書而無不燃者在答武王之誥康叔而述文王之德曰克明德言德則明在其中矣言克明則明之之功著矣是文王於己所凝承之心德私蔽太盡而純一於天理之昭著者也伊尹之告大甲而述成湯之德曰顧諟天之明命言天之明命則所受於天以有其明德者矣言顧諟則念茲在茲而致其明之之事矣是成湯於天所錫予之靈覺時勤內省而瑩治其本體之光輝者也史臣贊帝堯之德曰克明峻德言峻德則德之極於高

明而超出乎物欲之表者也言克明則明之極乎炎潔而以成其巍煥之章者矣是帝堯於心所獨尊之至理大爲昭宣而益顯其所性之功能者也以今論之三聖之道可想而知而吾人學聖之功亦可知矣夫聖人之德至矣其德之及天下而立帝王之隆治亦至矣雖以天授之美而不無學聖之功其修之也密其行之也至其用之也大歟而所以爲衆善之本者唯於吾心所秉之明德還自明焉古今無異道安勉無異功則學者之於育聖亦不可有殊修明矣故經云在明明德誠大人之學所奉爲本務者也

右傳之首章釋明

德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四書訓義卷一

十一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新又日新

苟从羊本音已力切正訓自急敷也與从

州之苟別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涤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畧有間斷也流當作去正太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

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訓義經言大學之道繼明德而曰在新民夫革民之舊染而使之維新此王者出政敷治之所爲而何與於學者之事乃民不能新非率之以新未易新也民卽欲新非與之以新不卽新也攷於商周之大人而知之矣湯承夏俗之惡而新有商之民者也其銘盤之言有曰夫人無日而不患濯其身亦無日而不患濯其心乎因積怠之餘而念葺此之不可不改也苟於一日焉知所未知行所未行而勉其始新之力則此日之身心已別矣

四書訓義卷一

三

乃苟日新焉而不容自己焉其繼也承方新之氣而知繼此之愈有其修也嗣是而日日焉已知而要有所知已行而要有所行而承以常新之功則日日之進修益盛矣乃日日新焉而猶恐其衰也雖功力之相接而念終事之不可不勤也嗣是而又日焉知之盡而覺要有其可知行之亟而覺要有其當行而不異乎方新之始則無日而志氣或竭矣庶幾乎洒心如澡其身也可以昭示臣民而作之則乎夫湯未言及新民也喫君德之新皆其被乎天下者此新民之本與而因君德之新推以施之政教而新民者則文王之事可徵也文王際商之歲習而新六州之民者也康誥之稱之曰我周之民

何自而新哉惟文王以道岸先登之德起閨門雖肅之化於是而民之嚮化者且有革舊俗以自新之情文王撫而襄之於其未能丕變者有以生其媿悔之心於其有志興起者有以獎其嚮徧之氣使之歡欣奮勵而舊染日忘流風漸美焉則民之新皆文王有以作之也唯其然而一代之風俗以正則一代之王業以成故民之咸新而天亦爲之磨矣故文王之詩曰周自后稷以來建邦啟土其積功累仁以立國固已舊矣而至於文王以其日新之聖德遂易天下之風俗不但於商俗舊染之汚洒滌無餘且於先世之流風益加興起故上天鑒觀改商之命而作斯民之父母我周之新統實自文王成之也夫文王新其民而有以格乎天故文王之起能正八百季之人心風俗而爲三王之最盛然則新民豈易言哉自立教之本言之則湯之自新所以爲新民之原未有上不躬行而下能效者也自敷陳之道言之則文之作新遂致於新命之盛未有教化不起而王道能興者也夫立教有本而敷教有道則後之君子有事於大人之學者必於此而加懋焉可知己是故君子知民之治必原於己也治民之至可通於天命也以天下人之善惡之幾賚之於己之心德其不容苟有一德之善而遽望之民矣以國運興廢之原慎之於民之順逆其不容姑聽百姓之爲而遂寬於己明矣故自新之至必

如成湯之與日無窮者而後教可成新民之至必如文王之鼓舞不倦而後帝可配使非大人之學密於修己而密於治人亦何以爲明明德於天下之君子乎故經言在新民誠哉其言之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畿臣衣切

詩商頌元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居當作尻

詩云繕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繕當作糸

詩小雅繕蠻之篇繕蠻鳥聲止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

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詩文王之篇穆穆突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所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繕當作謚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惄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諂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惄兮者恂栗也赫兮喧

矜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諂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蒙詩作綠當依此文作蒙竹音竺或作薄篇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

文貌切以刀鋸琢以錐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鏽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

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簡武毅之貌赫喧著盛大之貌誼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警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修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

美之也察當作管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音鳴戲音呼前當作育樂音洛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青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青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以既沒世而人患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深浹其味矣長當飄玩之兩當作突熟當作飄

訓義經言明德新民而又曰在止於至善何也蓋一念之悟亦以爲自見其心而全體不備則道不可大小康